

■第一阅读

解构与对话：历史的踪迹与诗意的想象

——邱新荣《诗歌中国》论评

□赵炳鑫



与诗人邱新荣相识有些偶然。那是2012年秋天，有朋友向我推荐他的诗。以我多年对本土诗歌的阅读经验，邱新荣在纸媒发表的诗歌并不算多，出镜率并不算高。但文学不是娱乐，特别是诗歌，它考量的不是出镜率，而是一个诗人在这个时代思想和艺术的担当精神。对邱新荣所擅长的历史抒情诗来说，从微观的诗篇到宏观的诗坛，更考量的是诗人的深度、见识和境界。一直拒绝用电脑写作的邱新荣以笔为旗，单军突进。他的诗冷峻凌厉、尖锐大气，刚健清新、风骨卓然，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同时，他的诗也真情绵密、细致唯美、直指人心，有着柔情似水的温润与率性，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追求与成熟，更让我们感受到他带给我们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感受。

邱新荣用现代诗歌的叙述策略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细腻的抒写，意在笔先，力透纸背。他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他的笔下一网打尽，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截至目前，他已出版诗集24部，其中史诗集“大风歌”系列已出版19部。这也足见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浩然之气。当然，用现代诗歌的语言艺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进行深层次解构，不仅靠胆识和毅力，更重要的是靠知识储备和才气，尤其是对诗人激情和灵感的全新考验。令人欣慰的是，邱新荣做到了。

邱新荣善于用简易的诗歌语言对历史本质进行“唯物主义哲学启示录”式的解构，把一些宏大或细小的历史事件用诗的形式进行阐述，打破了历史的固态形式，让诗歌本身变得简单化，让历史回归本位。作者在如此大体量的诗歌创作中，打破了“史诗长卷”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创作惯性，葆有对历史事物敏锐的感知状态，常写常新，对各个朝代的认知和史识使他的诗凸显历史主体性，内涵

充盈，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好多诗读后令人难忘。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中国》是邱新荣诗歌创作精选本，共六卷，分卷名为《原初流韵》《秦月汉关》《唐风宋雨》《铁马华章》《关河梦断》《血荐轩辕》，含诗1000首，5万多行，是一部咏叹中华民族历史的诗歌长卷，全方位展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象。

现选《唐风宋雨》卷来看。唐代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稳定，在文学艺术上也表现出雄浑壮阔、气蕴饱满、诗意盎然的气象。也许是作为诗人的邱新荣与这样一个诗歌的盛世“相逢”之后，触发了他灵魂深处的大唐情结，他的诗写到这里，在保持诗体创作一贯风格的同时，多了一些柔情和内敛，诗歌的审美意境更加唯美，诗歌的话语建构更加精致，读来如品甘茗、如饮佳酿，让读者在感受他奔涌的诗才和锐利的史识的同时，更能领略到他新颖独特的审美追求。

如《在春江花月夜中沉静》一诗：“沉静在这/诗的/禅的/画的/《春江花月夜》/便融化在悠悠的万物中……春天的月亮呵/照着年年春天的花林/照着年轻的绿和嫩嫩的红/春水里万里走天涯 这一段/是春天自己的抚摸自己的面容//叹息人生/叹息短暂的人生/流过亿万年的江水照过亿万年的月亮依旧年轻/如千年的春风/只有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人生使我们在一首诗中沉静/想那些离别/想那些相逢/想生老病死的人生/一直 想到一种意境”。《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描绘春夜天晚江畔景色的诗，被称为是“孤篇盖全唐”的杰作。邱新荣用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受传达了“此在”的春江花月之夜，是何等的让人心醉。在这样的夜里，让读者感受江水的暖意、徘徊的月影和花月人静的意境，同时还有“齐物我、泯主客，一生死”的“天人和一”的道

家境界。

与此诗相媲美的还有一首叫《辋川图》的诗。诗人写道：“辋川图是民俗和风情在画/画无言地铺展开的山川/画悄悄流过的水/画鸡鸣和炊烟/画一拱小石桥横跨在溪水上/(桥下有淡淡的云雾翻卷)……辋川图最美的时候是春天/春天里 唐人王维会写诗/会写出辋川的绝妙和存在感/王维写过的山是空山/王维写过的桂花会很安闲/王维写过的古诗里有真正的禅/王维写过一场新雨后/在辋川举伞的 是那些旁若无人的雨后红莲”。诗人写遍了辋川的四季之美，最后笔锋一转，以精彩的诗段点睛，让读者感受到王维笔下的辋川图是超越物质存在直达人类“物我唯一”精神意象的极高境界。收笔之句精妙至极，画面感很强，而透过画面让我们领受的则是静空世界。移步青莲，纤尘不染，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终身追求的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遍览诗人这一类型的诗，不论是从“青梅竹马的少年”到“回乡偶书”的老者的沧桑和无奈，还是从春天烟柳花盛的离别到秋天“独钓寒江”的寂寥；不论是深味右军流水曲觞里书就的兰亭圣筵，还是感受“巴山夜雨”里义山如秋池般满满的思念，都直击我们柔软的内心，给我们心灵深处以温柔的暖意和慰藉。

海德格尔曾经发出了人类应该“诗意的栖居”的呐喊。邱新荣用诗歌打通了通向幽暗历史的路径，留给读者的是呼唤人的主体性、建构“天人合一”生态美学的理想世界，这是邱新荣诗歌的美学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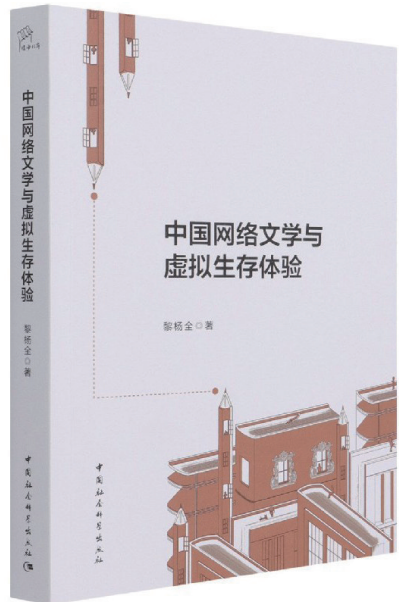
如果说诗人是用唐代雄浑大气的诗歌美学在表达诗歌理想，还不如说他是在为当下的诗歌美学追求提供社会的价值观参照。在他的这部诗集里，有相当一部分诗写的是封建专制时代人的精神处境，这部分诗为人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价值支点，现实意义更大。如《〈三吏〉与〈三别〉》：“只有诗歌里的那颗心/才能感受这种悲痛 才能感受白发上的雪 泪水中的艰辛和即将失去生命时的挣扎和呻吟……连年的征战造就了草一样卑微的人 酿就了诗歌的历史感和诗人大无畏的温情/《三别》是挥起同样伤感的手/《三吏》是面对同样的无奈与无情”。诗人通过对杜甫“三吏三别”的回顾和再审视，直面底层卑微的生命在强权之下的痛苦挣扎和号哭，读后触人心魂。此外，《哭金》《长孙无忌真无忌吗》《安史之乱》《牛党 李党》《唐五中的杨坚》《历史的黑镜头》等也是反思历史的诗，风骨峻朗、立意高远，以史写诗、直击人心，在诗学修辞上追求沉郁顿挫、刚健清新的风骨和气象，让人叹为观止。

总之，读邱新荣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激情与柔情的碰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是解构与建构的并行，是启蒙的努力与人的发现，值得肯定。

■品鉴

挖掘网络文学中的虚拟生存体验

□单小曦 汪云鹤



体验关系的深入探讨。

《体验》分别揭示了架空、随身、重生、穿越、升级等不同网络类型文本中的深层虚拟生成机制。“架空”涉及的是网络文学中的世界想象问题，该作基于现代机械论世界观向后现代信息论世界观转换的现实背景，探讨了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世界建构和跨越现象，呈现出了网络文学中世界变化的实质，“随身”现象揭示出了数字媒介时代网络与人的共生关系，主体成为了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在主体内部构成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症候方面趋向于虚拟生存。“重生”则是网络文学中有关人生重置的虚拟体验，主体在此可以形成多个外部自我观照，但也引发了主体的选择困境。“穿越”是网络社会界面随时可切换性带来的主体间交往在网络文学中的体现，其实质是虚拟交往。“升级”情节模式源于数字化升级对日常生活的改变，数字虚拟生存体验与现实生活已形成了相互渗透且密不可分的关系。

《体验》阐释出了数字媒介、日常生活、网络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立足现象本

身，从具体的生活意象和实例出发，强调了日常生活数字媒介和网络文学之间的中介性。与其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数字媒介—日常生活—网络文学”的三元关系（第322页），认为网络社会生活在数字媒介和网络文学中起着连接作用，进而呈现出了数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及这些影响在网络文学中的投射作用。网络社会生活与网络文学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间接的互动关系，实现它们之间互动的中介是网络游戏，正是借助于网络文学的游戏化，虚拟生存体验才得以体现。可以看出，该作摒弃了抽象概念，而是扎根于网络文学现象，深入挖掘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社会症候和实质，从而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网络文学中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从根本来说都是网络社会生活和虚拟生存体验的某种投射。

《体验》将网络文学根本特质确定为了虚拟生存体验。作者从中国网络文学的中间路径构成的独特写作领域和侧重点，即网络社会生活和它所投射出来的虚拟生存体验上来理解的中国网络文学，从中国网络文学所处的“中间性”位置出发挖掘出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新特质。这就使作者看到了中国网络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即它在商业化、大众化外表下呈现出的网络时代的虚拟生存体验，由此克服了以往学界用印刷文学传统或西方超文本等数字文学的评判标准来理解中国网络文学新质的缺陷。数字媒介技术使得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而隐藏在中国网络文学中的虚拟生存体验则揭示出了数字媒介时代来临后的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的方向和路径，这恰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体验》为我们理解中国网络文学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深刻揭示了中国网络文学呈现出来的虚拟生存体验，它也是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物质现实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新思考。

■书斋札记

往事并不如烟。

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诞生于古城邯郸，一个半月后，为战争形势需要与安全计，由邯郸市转移至现武安市南文章村，不久又西迁至河西村。在河西村，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日渐茁壮健硕，开枝散叶，香馥辽远，直到1948年6月15日迁至平山县里庄，最终扎根北京，从一张晋冀鲁豫边区报纸迤邐而来，到华北局机关报，再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世界闻名的日报。

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破晓》撷拾的仅为《人民日报》这条浩瀚长河前行中泛起的一朵浪花——报社从南文章村向河西村转移，时间的设定从半天午到第二天天亮。

动笔前，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后，我不禁愕然：这些资料对此次转移的具体情形压根没正面记载，只是以类似“从南文章村转移到河西村之后”的精练概括一笔带过，关于这次转移的“5W”要素，比如此次转移的具体日期、参与转移的人数多寡、人员构成如何，途中所遇困难或意外等皆不曾提起。这次有史记载的转移似乎又不曾实实在发生在发生过。我想，个中原因或可归结为年代久远或事关机密吧。

脑海翻腾着一大箩筐疑问，我赴邯郸、武安、南文章村与河西村采访，亲自驾车，意念中重走前辈报人的足迹，循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绵延的墨香，克服方言障碍与健忘的见证者或其后人对话、查阅村史、捕捉一鳞半爪的历史遗迹，试图走近那段峥嵘岁月。

在河西村，我和包括武安市党史专家张建国先生一行，走在曲折不平的石板路上，轻轻抚摸着古旧而斑驳的石头墙，我仿佛看到村民们迎客一般欢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到来的感人场面，听到了穿越时空而来的印刷机的声音和人们的欢声笑语。

河西村村民把条件最好的房子“玻璃院”让给报社，把最纯的感情用心托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共出版746期，在武安出版702期，而这702期中的绝大部分都诞生在这里。

老旧的油灯、单薄的被褥、逼仄的房内空间、简陋的办公条件，似乎在向我们讲述前辈报人工作的勤恳而艰辛，孜孜矻矻，不舍昼夜；精镶在玻璃框里的样报、油印的书本、泛黄的照片、似乎尚未散尽手温的题词或留言，像一只只手，在牵引着我穿越到那段墨香与硝烟交织的岁月。大树下、台阶上、院子里，我仿佛看到了大家围在一起



——长篇儿童小说《破晓》创作谈

□何南

讨论稿子的情景，不论随意地蹲坐还是斜斜地站立，一脸轻松愉悦与严肃认真交加的表情。他们的不远处，是河西村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都有，静静地看着这些文化人在争论，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虔诚。此时，我耳畔飘来一个声音：“我们的报纸是老乡们的小米和南瓜养大的！”我知道，这是全体报人的心声。

编辑部、经理部、总务科、电务科、永兴印刷局、校对科、采访部、资料科、机务班、通联科、医务室……人人都是一颗螺丝钉，不论拧在哪个部位，大家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些螺钉，构成了《人民日报》越来越强大的机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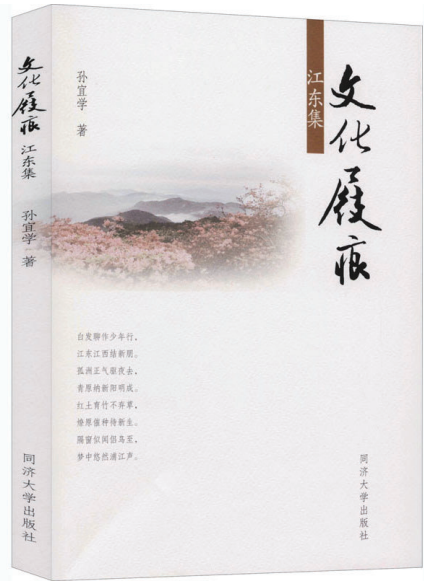
回到北京，对所掌握的资料老牛一样反刍之后，我心里渐渐明晰起这部小说的轮廓来。一张张人物的面容清晰而亲切地浮现：有来自大城市的豪门公子、大家闺秀，有来自社会底层的“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有抛弃优渥待遇、从国外毅然归国的知识精英，有慕名而至、身份成谜的外国媒体记者……一群人不由而同从历史的纵深处、自书页的字里行间攒聚，构成我小说的群像。

为使《破晓》更具备儿童小说的特质，我特地为这次转移设置了儿童角色，并将他们作为主角。虽然儿童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未必一定是儿童，但我想，处于战争年代的儿童是不会远离血与火的考验的。残酷的战争、未竟的事业、崇高的理想，让这些孩子过早具备了铁血豪情，他们甚至昂首走在队伍的前面，扛红缨枪的小小身影，是那样高大。

秋天的夜晚、高远的天空、空旷的原野、生机勃勃的庄稼、涌动着急激的人们……汇聚成“破晓”前的暖人力量。

聆听脚在土地行走的声音

□赵小莹



群鸟鸣；夏夜驱之不去的翩翩飞蚊……作者时有所感，也就随时记录下瞬间的感受，微小的感触。稍纵即逝的思绪，如风而来，随风而去。吹水微澜，心泛涟漪。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遇相知，有时可求不可遇，有时可遇不可求，所以每一次相遇，都是值得纪念和珍藏的生活瞬间。作者把自己视为生活海洋中的一滴水，空气中的一分子，顺风而行，顺水而下，相携相扶，相濡以沫。看似单调的日常生活就会起了诗意，长期枯蔽的精神之泉、心灵之泉就会活泛灵动起来，甚至会凿出新的泉眼，滋生出新的鱼儿，生活也就日新月异了。

处处留心，笔下留情，润物无声，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感悟方式、留存方式和传播方式，源自古风，开启新风。诗意栖居之地随处皆是，只要有一双发现诗意的眼睛和心，并且能把诗意注入日常生活。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个中国人的日常行走中不断聚积深厚积淀形成创新发展延续下来的。作者用诗文中蕴含的热烈情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热爱生活，也是为了让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一切优秀的文化都源于生活并且都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从这个角度讲，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也就理解了中华文化的根和源，也就找到了中外文化沟通交流、和谐共生的途径。这是文化行走的美处、妙处和益处，也是文化“走”出去的本来之意。

井冈山是一座红色的山，井冈山大学是一所红色的大学。站在中国红色文化土地上，作者抚今思昔：今天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的艰苦奋斗和牺牲换来的，后来者只有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四方俊杰不惧远，镰刀斧头劈顽山”“待到杜鹃尽染血，试看星火已燎原”。井冈山一草一木中蕴含的中国红色文化的灵魂，让作者一次次心潮澎湃。在作者笔下，井冈山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情怀和胸怀，这种精神不但滋养着中国革命一步步取得胜利，而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一个有机组成要素，延续并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也必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新原点。

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理论体系创新者和实践者，作者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也有很多独特的思考，如“包子披萨同桌论”“精准传播论”“节能传播论”等，都让人耳目一新。中华文化走出去，坚持的是以和为贵，“四海宾朋至，执手谈大同”，一切优秀的文化都基于最朴素的人性，都基于对真善美的渴望和成就，也都渴望世界成为真善美的人间乐园，因此，崇尚“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会与世界各国文化和谐共生，共存共荣。